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春秋配

第四回 秋蓮女畏逼離閣 春發郎憐情贈金

話說姜秋蓮忍氣吞聲回到繡房，單上包頭，換上藍布衫裙，緊緊係緜，奶娘拿著鐮刀、麻繩、扁擔，兩人哭哭啼啼離了家門。這秋蓮從未出門的繡女，走到街前，羞羞慚慚，低著頭兒。只得扯住奶娘的衣袖，奔奔踉踉，走出莊村。舉頭一望，四野空闊，一片蘆葦，正是深秋天氣。怎見得：蘆葉汀洲，寒沙帶淺流。數十年曾度南樓。柳下繫船猶未穩，能幾日又到深秋。黃鶴斷磯頭，故人能見否。舊江山，都是新愁。欲買桂花重載酒，終不似少年游。

右調《唐多令》

奶娘道：「前面就到蘆林，大姐快走。」秋蓮眼中流淚道：「奴家不知哪世罪孽，今日遭此折挫。若我親娘尚在，安能受此。不如尋個無常，倒是了乎。」奶娘勸道：「大姐休說此話，古人先苦後甜，往往有之。暫且忍耐，不必傷感。」說話中間，二人已到蘆邊。奶娘道：「大姐你且坐在這邊歇息，待我去斫柴。」秋蓮依從，坐在草地，想起自己苦處，未免啼悲。

這且按下不提。卻說李春發，與張言行約定在烏龍岡上送別。次日起來，用了早膳，乘著白馬，行到岡上，下得馬來。等不多時，只見張言行策著馬走到跟前，慌忙離鞍道：「賢弟真信人也。」李春發道：「我們知己相交，豈同別人。」兩人遂把馬拴在垂楊柳下，草地而坐。李春發道：「仁兄到寨，須要相機而行，不可久戀，恐生禍端。」張言行道：「愚兄滿腔憤恨，無處發洩，定要做些義氣事才暢心懷。」李春發道：「但願仁兄如此，無煩小弟叮嚀。」張言行起身來說道：「緊弟只管放心，他日相逢，自見明白。這路旁非久談之所，古人云：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。愚兄就此告辭。」李春發說：「遵命了。」張言行將馬解開，飛身上去，拱一拱手說：「愚兄去也。」李春發立在岡上，又目送了一回，看不見蹤影，方才自己上馬旋轉歸家。也是天緣有分，恰好在蘆林經過，忽抬頭望見一個老婦人拾柴，一個幼女坐在塵埃不住啼哭。停住馬，仔細向秋蓮一望，心中驚訝道：你看此女，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年紀不過二八，天生俏麗，並非小戶女兒。不在閨中刺繡，卻在這荒郊外，淚眼巴巴，真個詫異，其中定有緣故。不免下馬，向老媽媽問個端底。遂滾鞍下馬，向著奶娘道：「老媽媽，小生有禮了。」奶娘答禮道：「這個君子，非親非故，向我施禮，卻是為何？」李春發道：「老媽媽身後那位大姐，因何在此啼哭？」奶娘答道：「她是我家大姐，我是她的養娘。我主僕在此拾柴，何勞君子盤問。」李春發賠笑道：「如此小生多口了。」奶娘道：「真個多口。」李春發背身說道：「你看她惡狠狠的直言應答，決非路柳牆花了。細看她雲鬢齊楚，身體柔怯，尚是未出閨門的幼女，為何在此採樵，甚覺不倫。既是拾柴，又何必啼哭？內裡定有蹊蹺，還須問個明白。老媽媽轉來，小生斗膽再問一生，那位大姐是誰家宅眷，還求向小生說個分明。」奶娘瞅了一眼，帶著怒色道：「這位相公放著路不走，只管要問長問短，是何道理？若再問時，定討沒趣。」李春發聞聽，低頭不語。暗自沉吟：「本不該窮究，無奈心中只是牽掛，回家去定添愁懷，不如舍著臉皮，索性問個清白。」遂硬著膽向秋蓮施下禮去，尊聲：「姐姐，小生有禮。」秋蓮回答道：「素不識面，不便還禮，相公休怪。」李春發道：「非是小生多事，觀看姐姐舉動，不是小家模樣。在此蘆邊啼啼哭哭，必有情由。姐姐姓什名何，求道其詳。」秋蓮道：「自古男女有別，於理有礙，何敢輕言。」李春發道：「在這荒野，無人看見，姐姐倘有冤屈事情，未必不能代為解紛，何妨略陳其故。」秋蓮見李生說得體切，又是莊言正論，絕不帶些輕薄嬉戲光景。況且李生得風流儒雅，迥異非常，秋蓮暗思道：何妨告訴他一番。遂啟朱唇，慢慢地道：「相公把馬拴在樹上，容奴相告。」李春發應命，將馬拴定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奶娘接口道：「大姐不必細講，說些大概罷，時候久了，恐外觀不雅。」秋蓮道：「奴家住在羅郡，奎星樓邊。大門外有幾株槐柳，便是。」李生問道：「老先生是何名諱？」秋蓮道：「我爹爹姓姜名韻，表字德化。」李生道：「令尊小生素知，近來作何生理？」秋蓮道：「因家道貧寒，出外販米。」李生道：「令尊既不在家，自有養娘拾柴，大姐到此何為？」秋蓮含淚道：「在家受不過晚娘拷打，無計奈何，方到此地。」李生道：「我聽姐姐訴了一遍，原係晚娘所害。小生隨身帶有三兩銀子，與姐姐留下，拿回家去，交與令堂買些柴米，省得出頭露面，受這辛苦。」奶娘道：「相公休得恃富，留下銀子莫不有什麼意思。」李生道：「老媽媽，小生一片惻隱之心，勿得過疑。如此說來，俺便去也。」牽馬欲行，秋蓮對奶娘道：「請那生留步。」奶娘應命喊道：「相公且轉來。」李生停步說：「老媽媽要說什麼？」奶娘道：「我家大姐有話問你。」秋蓮道：「奶娘替我問他來歷。」奶娘道：「曉得。」遂開口道：「請問相公因何走馬郊外？」李生道：「小生清晨因送朋友到此。」奶娘道：「相公貴府，坐落何街，高姓大名？」李生答道：「舍下在永壽街內，姓李名花，字是春發。」奶娘道：「原來是李相公，在庠在監呢？」李生道：「草草入泮，尚未發科。」奶娘道：「如此說來，相公是位秀才了，失敬失敬。」奶娘又問道：「令尊令堂想俱康健。」李生道：「不幸雙親早逝。」奶娘又問道：「兄弟幾人？」李生道：「並無兄弟，只是孤身。」奶娘又問：「相公青春多少？」李生道：「今年虛度十九歲了。」秋蓮悄悄對奶娘道：「問他曾婚配否？」奶娘遂問道：「相公有妻室麼？」李生背身說道：「這女子問出此言，大非幽閨靜守之道，待俺去也。」遂乘馬而回。正是：

桃花流水杳然去，道是無情卻有情。

奶娘向秋蓮道：「你看那生，見問出妻室二字，滿面通紅，竟自去了。真乃至誠君子。」秋蓮亦贊歎道：「果然穩重。」奶娘道：「你看他將銀子丟在地下，不免拾起回去罷了。」秋蓮道：「任憑奶娘。」奶娘道：「蘆柴其實不慣彩拾，只斫得這些，待我捆起來，一同好走。」一路上極口誇獎道：「大姐你看這佛心人，叫人可欽可敬。又疏財又仗義，真誠老實，絕不輕狂。」秋蓮道：「正是。與吾家從無半點瓜葛，虧他這般周濟。」奶娘笑說道：「大姐你若得嫁這個才郎，可謂終身有托了。」秋蓮道：「我與你是何心情，還講此風話。至於婚姻，全憑爹媽主張，說他怎的。」二人講話中間，不覺太陽將落，已到自己門首。

不知到家，賈氏如何相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